

# 浅谈《圣经》中的异象手法

薛江

(深圳大学文学院, 广东深圳 518060)

**[摘要]** 异象手法是《圣经》中最具“圣经特质”的手法和表现技巧。它既体现了圣经文学寓抽象于具象、寓世俗于超验的文学思维模式,又展示出圣经文学想象奇幻、描绘生动的审美品性与价值。《圣经》中的异象手法对后世犹太作家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圣经; 异象; 文学思维; 审美品性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4)01-0102-04

《圣经》起初是一部宗教圣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把它看作是希伯来民族的伦理书、政治书、历史书等等。从近代开始,一种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圣经》亦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学书,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圣经》,发掘《圣经》的文学特质与审美价值。不过,作为从宗教神学框架中解放出来的文学读本,《圣经》又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有着自身的文学特性与表达方式。刘洪一认为,“最能体现出圣经文学的一般特质,表现出圣经文学与非圣经文学差异的,主要不在于圣经文学表现了什么样的内容与思想,而在于这些内容与思想是如何表现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技巧形式构建‘圣经文学’的。”<sup>[1](P.255)</sup>那么,“圣经文学”是借助哪些主要的文学技巧方法构建而成,这些文学技巧方法在《圣经》文本建构中是怎样发挥和发挥了何等的作用等,应该是我们解读圣经文学的重点所在。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表现形式和修辞技巧。如充满表现力的平行体、贯顶体等诗歌体式,又如富于寓意的隐喻、象征和异象等技巧手法。在这些技巧与手法中,异象可以说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具“圣经特质”的手法和表现技巧,它是圣经文学的一大特产。“异象”不以具体的现实生活为摹写对象,或着意刻画某一含意晦涩的幻觉或梦境,或有意制造一种变异现象,从中寄托异象制造者的主观思想。由于异象手法的运用,《圣经》里呈现了一系列奇异、变形的物象事实,其间

寄寓着种种抽象思想,显示了人们对世界的一种特殊认知。可以说,异象不仅是《圣经》文本的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技巧和手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文学思维方式。

## 一、异象在《圣经》中的表现方式

异象这一文学现象和手法,在《圣经》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常见的异象结构是先写异象讲述人在迷梦或清醒状态下见到怪诞奇异的景象,然后一位天使应异象讲述人的请求,解释异象所包含的意义。其特色从“飞卷”的异象中可略见一斑:“我再观看,看见一卷书飞过天空。天使问我:‘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一卷书卷飞过天空,它长九米,宽四米半。’于是他对我说:‘那上面写着送往全世界的咒诅。书卷的一面写着:所有的盗贼都要从地上除去;另一面写着:所有发假誓的人也要除灭。万军的统帅亚卫说,他要发出这咒诅,使这咒诅进入每个盗贼的家和发假誓的人的家。这咒诅要留在他们家里,使他们灭亡。’”(《撒迦利亚书》5:1—4)这个异象由两部分组成:1.先知看到含义不明的飞卷;2.天使揭开其中之谜:亚卫用这飞卷咒诅盗贼和发假誓者。这里是以撒迦利亚亲眼所见异象的形式出现,然后天使来解释谜底。类似的异象还有“金台灯异象”、“马车的异象”(《撒迦利亚书》4:1—14;6:1—8)等等。有的异象借梦幻托出,如《但以理书》中的“四巨兽”的异象: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

**[收稿日期]** 2003-08-01

**[作者简介]** 薛江(1975-),男,江西九江人,深圳大学文艺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

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象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象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次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踏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这角有眼，象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正观看的时候，看见有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他坐着要进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就走到一位侍从面前，请他为我解释这一切。于是他为我解释这异象，说：‘这四头巨兽是指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帝国。但是至尊上帝的子民将接受王权，拥有这王权，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7:2—18）有的异象手法在呈现异象之后，并未对异象的含义直接作出诠释，如《以西结书》以西结亲眼目睹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四活物”的异象：“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象光耀的精金。又从其中显示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象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这活物往来奔走，好象电光一闪。”（《以西结书》1:4—14）

从文学修辞的角度看，在《圣经》中还大量散布着一种同样具有异象性质的文本现象，这些现象在《圣经》的神学阅读中往往被排除在异象之外，如《出埃及记》中耶和華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以及“杖变蛇”，“水变血”的怪异现象，又如《约拿记》中“约拿见投于海”、“于鱼腹中祷告”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从其在经文中的神学功用上看可能与前面列举的“飞卷异象”“巨兽异象”等有区别，但从其故事的设立方式、修辞技巧的文学层面看，它们仍有相似之处，即编纂者有意制造一种变异现象，并在这种变异现象中寄托了异象制造者的主观思想。

## 二、异象的文学思维特性

异象作为《圣经》中一种极为典型的修辞手法和

文本现象，体现了圣经文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与文学思维方式。在我看来，它主要表现为于具象中见抽象，于超验中见世俗。

### 1. 抽象与具象。

文学要用形象思维。异象手法体现了《圣经》的文学色彩。异象首先是描述某一具体物象，而且有的还描述得相当具体生动，如前面所引的“四巨兽”异象，先渲染环境的险奇，接下来四个怪兽的描写光怪陆离，绘声绘色。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具象比如怪兽、飞卷、车马等，就其一般性质而言，都是意象意义上的具象，而不是写实意义上的具象，是一种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形象或现象。会飞的书卷，未见过的异兽，就这些具体现象本身而言，它们已不是人们对经验世界的描摹与逼真刻画，而是一种具有“虚假”特征、非生活化特征的事实。另一方面，就其在《圣经》文本中的意义而言，这些异象只是起到了某种隐喻、象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举“飞卷的异象”是借飞卷来劝谕现世的盗贼和发假誓者；《阿摩司书》第七章连用三个异象来预言以色列将有蝗灾，将被毁灭以及以色列的被扭曲。第八章进一步用夏果做异象来表示以色列的结局到了：“主亚卫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司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亚卫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圣经》中其它异象也多是借助上帝、天使、先知来表达其道德训诫与象征意义的。就整个《圣经》文本中的意义而言，诸如此类的具象只不过构成了阐述宗教教义与意图的个别意象和“材料”而已。这些异象关注的不是客观性事物，而是非客观的、虚构的和变异的现象，这些变异的物象由于是被人为地、有意识地设置出来的，因而必定按照设置者的内在意图去呈现某些特定的抽象思想，虽然这种呈现有时是隐晦和歧解的。因此，我们说，这些具象中又恰恰体现着其抽象精神，这里的具象是从抽象到具象，是概念化了的具象，在它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抽象意义。

### 2. 超验与世俗。

《圣经》中为什么要大量使用异象这种表达方式呢？这里面隐含着—个世俗与超验，神学与功利，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思维模式。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先知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说起。异象的手法多出现在《圣经》中的先知文学与启示文学中（有的学者把启示文学也归入先知文学）。先知运动是希伯来民族内忧外患年代的产物，在正典先知活动的三四百年中，以色列、犹太两国先后遭受异族的凌辱。

面对国破家亡,沦落异邦的局面,先知们认为这是希伯来人不信守与上帝所立之约,从而遭受的惩罚。先知们于是连篇累牍地呼吁人们悔改,尊崇道德训诫,信守与上帝立的约。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民族复兴才有希望。因此,在先知文学中,先知们一方面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堕落风气进行了直接再现,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超验世界,借助神的谕言和对未来的预知来表达对现实状况的判断,以期对人们的现时行为产生影响与制约,进而振兴道德,鼓舞人心。大量出现的异象,正是先知们这种策略的体现。以上文所引的“飞卷异象”为例。《何西阿书》中写道:“这地上无诚实,无善良”,但“起假誓,不践前言、凶杀、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引起先知们深深忧虑,于是就有了“飞卷异象”的设置,通过亚卫诅咒盗贼和发假誓者必将灭亡来警诫人们,以振兴道德拯救民族。由此可见,富于神学色彩的异象实则隐含世俗功用目的。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但以理书》中的“四巨兽异象”“公山羊、公绵羊异象”等,这些异象以隐喻性事物说明巴比伦及若干其他帝国兴衰和世界最后结局。显然,这卷书的真正作者不是但以理,而是几百年后某一位熟悉巴比伦、波斯、希腊等帝国兴衰史的人。关于这卷书的写作目的,恩格斯曾清楚地指出:“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在好象尼布甲尼撒时代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预言的效验的办法,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困难,终将胜利的预言。”<sup>[2](P.534)</sup>这些暗指历史事实的异象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但先知们却用异象的形式来表达,其超验的表层下隐藏着世俗功用可见一斑。无论是梦幻还是“亲眼”目睹怪象以及其后亚卫或天使的现身说法,这种形式显然是神秘的、非理性的,显示出《圣经》的神学意味及超验性思维,但其背后深刻的世俗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立足现实,通过对民族处境自身弊端的清醒审察并预测具有内在逻辑的未来发展,来实现对人们现时行为的制约与影响,实现人性成长中的道德规劝。种种异象与上帝的现身说法仅仅是他们更有效地威慑人心而选择的一种策略手段,一个传声筒和扬声器。之所以必须使用这个传声筒和扬声器,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对刚刚摆脱蒙昧步入文明门槛的希伯来人来说,还有比神异的幻象与上帝的阐释具有更大权威性的吗?犹太民族以信仰宗教著称,富于神

学气质。有学者曾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神学气质是犹太民族整体的一种原生质,对现世生活的的神学认知是犹太人理解和思想世界的一种传统性方式。”<sup>[1](P.133)</sup>异象手法正是契合这一民族心理特点的。种种“异象”,富于神秘氛围,包含着明显的非理性因素,这是神学思想赖以存在和传播的重要基础,但从中又显示出种种抽象思想,使人从神秘观照与神秘体验中获取抗拒现世的心理能量,这正是先知们用心良苦的安排。

### 三、异象的审美品性

就异象制造者的原本意图而言,它显然是为了演绎有关的神学思想,但异象的事实及其所呈现的复杂意味,却超越了神学的限域而具有典型的审美品性。异象的修辞功能使它的审美品性主要表现在想象的奇幻,叙述的生动和意味的深厚复杂等方面。

#### 1. 想象奇幻,叙述生动。

《圣经》中的异象描写以其丰富奇特的想象、细致生动的文笔给人以瑰丽奇幻的美感,表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上文所引的“四巨兽”异象就是很好的例子。文段一开始即气势不凡,以天风陡起于海上渲染异兽的出场,后面对巨兽的形象大胆想象夸张,描绘得多姿多彩,奇幻百出。写到那位“亘古常在者”,也不忘夸赞其“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这一段迷离生动、富于想象的描写,可作此类异象的代表。类似的一些异象如《以西结书》中的“四活物”异象,《但以理书》中的“底格里斯河边人”的异象,都描写得光怪陆离,精致生动。当然,上面所举的例子主要是一些描述性的异象,《圣经》还有一些以叙述为主的异象,同样是富于奇想,不过叙述则简洁生动,恰到好处。例如《撒迦利亚书》中的“篮子中妇人”异象:“天使又出现说:‘看吧,又有东西飞过来了。’我问:‘什么东西?’他说:‘是一个篮子:它代表全世界的罪恶。’这篮子有一个铅做的盖子。我正看时,盖子打开了,里面坐着一个女人。天使说:‘这女人象征着邪恶。’然后他把女人推进篮子中,盖上盖子。接着我向上观看,见有两个女人朝我飞来:她们有强壮的翅膀,象鹤鸟的翅膀。她们挟起那篮子飞走了。我问天使:‘她们要把篮子带到哪儿去?’他说:‘到巴比伦去。她们要在那里为这篮子造一座庙宇。庙宇造完后,就把篮子放在里面供人膜拜。’”(《撒迦利亚书》5:5—11)“篮子中妇人”的异象简短却叙述明晰,离奇引人。其他一些异象,如《撒迦利亚书》中的“飞卷异象”,“四只牛角的异象”,《阿摩司

书》中的“夏果异象”等等,都有相似特点。总之,《圣经》先知书中这些想象丰富,叙述生动的异象描写,连同俯拾可得的比喻、拟人、夸张等笔法,使得先知书处处呈现出生动活泼的艺术景致,亦使先知们的意图在神奇多姿的具象世界中得到成功的表达。

## 2. 深厚复杂的象征意味。

前文已述,超验与世俗,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交融于异象手法中,使得异象并不停留在物象本身,而是具有深厚复杂的象征意味。其文学修辞上突出的特征是:借助某种具体的奇幻的、主观虚构的物象设置,提升和呈现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情感。在具体物象与其所呈现的抽象意味之间,两者隐晦、曲折的联系建立在内存其中的某些隐秘的类同属性上。它们被物象制造者按照一定的方式铸造出来,成为一个个充满意味的意象符号。有些简短的异象好象就是带说明的象征派图画,如《撒迦利亚书》中“角的异象”：“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问先前对我说话的天使:‘这些角有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太、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利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问:‘这些人来做什么?’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太人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太人的角。’”(《撒

迦利亚书》1:18—21)其他如神秘的飞卷代表着亚卫的咒诅,会飞的篮子装着满世界的邪恶,离奇的巨兽象征未来的帝国等等,无不带着深厚的象征意味。异象与《圣经》中的隐喻、象征一起,营造了《圣经》这个充满无限意味的隐喻性文本。因此,与其说异象是一种具象,毋宁说它是一种意象,体现了犹太民族象征思维与意象化精神的特征。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圣经》作者把主观意旨依托在那些隐晦的奇异幻象之上,因而要达到对意味准确的把握,又常常需要借助神谕、借助能通晓神意的先知智士。这些先知智士自然要把异象置入神学的框架与背景之中,按其所需地去填补异象本身留下的意味空隙。即使这样,《圣经》中的异象往往并不能得到确定和统一的解答,人们更无法将异象的意味空隙“填满”,抛弃了理解异象的神学框架,从文学等非神学的视野去阅读,这些异象的意味就更加丰富、多解,甚至留下了无限的空隙和填补的可能,使其作为文学读本的美学意味得到更充分展现。

## [ 参 考 文 献 ]

[1]刘洪一.犹太精神[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A Superficial Discussion on the Variant Imagery in the Bible

Xue J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 variant imagery writing technique in the Bible is the most distinct “Biblical characteristic” skill and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mode of thinking that incorporates the abstract in the concrete, and the empirical in the surreal, but also unfolds the aesthetic taste and value of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with kaleidoscopic imagination and vivid description. The variant imagery writing technique in the Bibl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ter Jewish writers.

**Key words:** the Bible; variant imagery; literary thinking; aesthetic taste

(责任编辑 吴春浩)